

男小护, 看你美不!

县第一人民医院男护士的故事

“快、快, 这个是新病人!” 随着一声呐喊, 一群“白大褂”扑了过来, 转运床快速向一张空床而去。“来, 一、二、三!” 只见三位护士一起用力将这位大约150斤的病人平稳过床, 也就在这此刻, 给病人插管、给药、测量等工作同时开展。时间一点点过去, 病人急促的呼吸声渐渐渐平, 这时, 这几位一直围在床边的护士才松了口气, 轻轻取下口罩, 露出笑容——一个帅气阳光的90后小伙子。

对, 他们就是传说中的“男小护”。

“在ICU的每天都是这样的。”男护士韩帅, 二十二岁, 在重症监护科上班一年了, “这里都是急危重病人, 要胆大心细, 要力量与速度, 我们的脚步, 动作每时每刻都在与秒针赛跑。一个重症病患能否尽快脱险, 有时候就在这几秒钟之间。”

这个满脸稚气的大男孩, 自从成为ICU的男护之后, 似乎一下长大了。

“男小护”在很多眼中还是一个小众群体, 但在县第一人民医院, 已经有近十名“男小护”了, 分布在各大科室, 重症监护室有5名, 是全院男护最多的科室。

重症监护室的护士长姜春云说: “在我们科室男护士有绝对优势, 这里都是无法自主行动的病人, 搬运、抱起、翻身, 用仪器介入, 这些方面, 男护士都更强大、更敏锐、更精准。”

身为“男小护”他们不仅有男性在力量、速度上的优势, 而且同时也兼具耐心、细心、有责任心。在治疗间配药的男护士邵心杰, 正有条不紊的核对、计算、登记, “每个病人情况不同, 药的滴放速度也不同, 而且同一个病人, 因为病情危重, 往往会同时使用十几钟药物, 每种药物的使用时间、剂量、滴速必须丝毫不差。”邵心杰说。

除了在治疗上要极度细致之外, 护理监护重症病人, “男小护”们的耐心也是十分强大的。许多在这里病倒过来的病人, 第一眼看到的的就是护士们。“他们都是无法说话的, 只能用眼神交流, 我们会反复问他们, 是不是要喝水, 还是要翻身, 或者大小便了。直到我们猜对, 他们用眼神示意为止。每天要问, 要问好多多次, 还要能看懂他们的眼神。”韩帅说。

重症监护室每天都有鲜血淋漓, 生死离别。在这些90后的“男小护”之中, 许多人就是第一次在这里直面死亡, 直面鲜血模糊的肢体。刚开始, 他们也会因紧张、恐惧而躲老护士们身后, 但随着成长, 如今他们都能镇静的抵挡一面, 用温暖而有力的双手托举了许多生命。

“看了生死, 就会更爱生命, 更爱自己这份工作, 更懂得珍惜亲情。”韩帅说, “最开心的时刻是看到自己抢救的病人转危为安。”

面对墙上满墙的锦旗, ICU的这几位“男小护”都笑得灿烂, 好看! (记者 邵怀环)

医疗资源沉下去 百姓满意程度上来

刚坐完一天门诊, 顾不上休息, 于民便驱车赶往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 她要在这里上4天班, 除了看门诊外, 还有不少病人正在病房里等着她去检查。

于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2014年8月作为第二批派往县委派往县一医院。每周三上午固定专家门诊, 其余三天半时间在病区工作, 每周隔日到周边乡镇卫生院开展义诊工作, 这对于民来说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

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到乡镇卫生院义诊, 因为老年病人比较多, 听力不太好, 加上很多病人讲方言, 沟通便成了她最大的难题。但每次她都会耐心跟患病病人一遍遍重复, 或者找当地医生翻译, 她说: “山区老百姓看病不容易, 希望尽自己的努力, 给他们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像于民这样“下沉”到基层, 再“下沉”到乡镇卫生院看病名医不下数, 其中大部分为副高职称以上高级职称医技人员, 几乎涵盖了大部分专科。“大医院看病难, 小医院不放心”是很多山区老百姓的共同心声, 为了让偏远地区的百姓也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2014年以来, 县一医院正式托管了咸坪、大墅和姜家湾卫生院, 决定将医疗资源再下沉。

“除了省城名医‘双下沉’外, 我们医院还派出业务专家定期到乡镇卫生院开展医疗服务, 通过义诊、授课帮助基层卫生院提高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县一医院医务科科长朱太平告诉记者, 自开展义诊以来, 不仅让山区老百姓不出县城便能看病名医, 而且极大地提高了百姓满意度, 为村民寻医问诊打通了“最后一公里”。(记者 尹月玲)

千岛湖传媒中心2017岗位业务技术比武获奖作品

“一次都不用跑啦”

县一医院床边结算暖人心

“今天精神很好嘛! 这是结算单, 出院和医疗报销手续都已经帮您办好了, 回家后记得按医生要求吃药, 好好休息, 呵呵!”县一医院床边结算工作人员吴咏梅28号一早, 在内科住院部, 一边向患者叶秋月递交结算单, 一边热情地嘱咐病愈出院注意事项。

一个柜子、一台电脑主机和显示器、一个刷卡机、一台打印机, 这便是流动的便民利器——床边结算平台。吴咏梅告诉记者, 目前县一医院这样的流动结算平台有两台。原先在窗口不仅要排队, 还要来回跑几次, 现在只要3.5分钟就可以帮一位出院病人办手续了, 真的是省时、省事又省心了。”

古都来信说“再见”

“按理说, 医院是一个不适合再见的地方, 可我还是想用这个词作为这封信的结尾。”

日前,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淳安分院)收到了一封古都西安的来信, 这是信中的结束语。由此也引出了一段绵延九年的感人故事。

故事还得从2008年开始。老家在福建宁德的吴先生一直在西安从事服装生意。那年10月, 吴先生到医院做了一次常规检查。体检单到手后, 其中一个“箭头”格外刺眼: 心肌肌酶255m0/L, 超过正常值上限一倍多, 令吴先生感到紧张询问医生, 得到的回答是: 若不及时接受治疗, 几个月后就可能发展为肾功能衰竭。这句“医嘱”无异于一声雷响, 当即就将吴先生“击倒”在医院里。

在西安西京医院治疗期间, 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吴先生是日日惊夜, 夜夜噩梦, 几近崩溃。住院十天, 一则消息给他注入了一针“激素”: 济南市空军四五六医院肾内科的杨教授对该病医学独到, 经验丰富。吴先生当即飞往济南。

经检查诊断, 杨教授告诉他, 只要接受规范治疗, 是完全可以以长期控制病情的。这无疑是剂“强心针”, 让吴先生燃起了希望。

经过治疗, 吴先生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后来, 杨教授从部队转业到浙江省人民医院, 吴先生除功能衰竭。这句“医嘱”无异于一声雷响, 当即就将吴先生“击倒”在医院里。

“一人一诊室”让市民就医更舒心

“医生和患者‘一对一’就诊, 这一做法真叫好, 清静、舒心。”10月28日上午10点, 市民吴鸣陪着重8个月身孕的妻子在妇产科就诊, 出来后笑着满意地说, 在医院第一次享受到了这样的就医环境。

一人看病, 众人围观。这是医院门诊看病的“常态”, 扎堆看病让医生很无奈的同时, 也让不少病患觉得尴尬。如今, 在县一医院这样“常态”已不复存在了。该院推出“一人一诊室”服务, 让前来看病就医的市民纷纷点赞。

吴鸣说, 以前在门诊看病, 往往是一个医生身边围着二堆患者和家属, 乱哄哄的, 时不时插个队、问个问题, 医生说的话根本就听不清, 这样“一对一”的医患沟通清楚明白, 心情当然更舒畅啦!

双下沉, 让城乡零距离

“@张鹏, 你关注下叫查东香”的病人的诊治结果, 于9东34床, 是郑姐患者。还有一个叫刘北方的, 昨天转过去的。”10月17日, 淳安县一医院神经内科内医生交流群里, 信息不停地更新着。“好的, 准备做脑电图今天吗?”“看病情还没做完脑电图今天做了脑电图共报。”“好的, 我明天再问问……”此时, 已是中午12点。忙完了上午的查房, 于民始领着车赶到淳安分院转至省人民医院做进一步治疗的患者, 只要一有时间, 她就赶赴总医院进修的张鹏了解患者的情况。

“于主任干得很足, 很操心。”神经内科主任于民郑郑回忆说。前不久, 当时已经接近了晚上12点, 县一医院急诊接到了一位急性脑梗塞患者的。当时情况十分危急, 但家属却一直犹豫不决。省人民医院派淳安分院的神经内科主任于民知道后, 立即就从住处赶往医院。此时, 距发病已过去了3小时, 允许溶栓的4.5小时期限也变得越来越紧

急诊科的“徐超人”

急诊科是一个生死场, 在这里, 除了生和死, 还有爱和责任, 有面容冷峻、坚定果敢的“超人”。

10月28日, 县一医院急诊科, 科主任徐超宏出现在记者面前。他目光坚定, 高大帅气, 思维快、语速快、走路线。

前一天晚上, 在饭店吃饭的小宋突发心肌梗塞, 被紧急送到县一医院急诊科, 徐超宏为其做了六个循环的心肺复苏。50分钟后, 22岁的小宋恢复了生命体征。按规定, 心脏骤停病人经过30分钟抢救后, 若仍未恢复自主心率, 医生可以放弃, 但“徐超人”的坚持, 挽回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据浙江省医学会统计, 每年杭州地区在院外发生的心脏骤停, 抢救成功的只有10多个人。而小宋的起死回生, 便在其中。徐超宏说: “看着小宋一家人的笑脸, 心中满满的成就感。”

在任何一家医院, 急诊科都是最忙最累的一线科室, 是救治老百姓最直接的科室。我县40多万人口, 按规定, 县级医院应配备15名急诊科医生, 而现在, 县一医院急诊科只有4名医生。

4名医生, 一年365天, 每天24小时的坚守与忙碌, 练就了他们的“超人”本领。参加工作16年, 徐超宏没休过一个年休假, 每年春节, 只有两天休息。曾有一个春节, 他一天一夜接诊了87名患者, 其中20多个是重症。数九寒冬, 忙完回到家, 换上被汗水湿透两层的衣服, “超人”倒头就睡, 老妈看儿子累成伤, 但“徐超人”的坚持, 挽回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抓党建聚力 激活一池春水

“怎么有这么多笔记本?”10月28日, 记者在县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会办公室, 看着成摞成摞整齐摆放的笔记本不由地提出疑问。

“这是我们医院全体在职党员的学习记录本和‘三会一课’记录本, 我们每个季度都要对党员的学习情况进行督导。”医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王美仙回答道。

王美仙1998年8月入党, 一直以“做合格党员”要求自己。自医院2016年成立介入治疗中心, 王美仙便义不容辞地加入到这项高风险、高辐射、高强度的放射工作中去。

有一次, 王美仙带病连续工作近三十个小时, 当一位心梗病人躺在手术台上不到一分钟忽然心跳呼吸骤停时, 她顾不上自己早已疲惫等, 放下心来, 感受在家人一般的温暖。66岁的胡秋林已在医院做了三年的志愿者, 他说医院这一举措推出后, 前来看病的市民都说好, 大家都很自愿的等候。

急诊科的“超人医生”

如果说急诊科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那么急诊科就是战场上的先锋队。比起鲜花和掌声, 他们更希望的是为抢救生命赢得宝贵时间。

在县第一、三医院急诊科, 4名医生, 24小时值班, 三班倒; 22名护士, 24小时轮流值班, 逢节假日每班配备最多达24名。

急诊科的“超人医生”

急诊科是一个生死场, 在这里, 除了生和死, 还有爱和责任, 有面容冷峻、坚定果敢的“超人”。

抓党建聚力 激活一池春水

“怎么有这么多笔记本?”10月28日, 记者在县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会办公室, 看着成摞成摞整齐摆放的笔记本不由地提出疑问。

120急救: 为生命接力 与时间赛跑

“觉得特别委屈, 医生处置的顺序肯定是按病情的, 生命最重要啊!”说到这里, 铁汉眼圈泛红。

在所有医院, 急诊科安排的一般都是男医生, 县一医院也不例外。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时会遇到身体攻击, 尤其是夜间醉酒的患者更加危险。一次, 徐超宏正在写病历, 一个醉酒患者抢起椅子就往他身上砸。仅今年上半年, 徐超宏就被打了三次, 也去派出所做了三次笔录。

社会发展到今天, 人们已没有太多的生存压力, 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需求, 渴望心理的沟通和抚慰。但在急诊科, 他们对患者病情的处置都是在行进中, 行进中定治疗方案、行进中下医嘱、行进中讨论施救措施……而对简单的沟通和心理的抚慰, “超人”们有时确实无能为力。面对个别人的不理解, “超人”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群众的生命高于一切!” (记者 刘波)

今年10月22日晚上11点45分, 一个来自杭州的电话让洪碧璇的神经瞬间绷紧。电话中的男人言语急促、情绪激动, 说自己53岁的女人在金峰山村的老家突然昏迷, 还不断抽搐。情况紧急, 洪碧璇立马跳起来准备医疗器具, 带上驾驶员一路奔袭。然而, 急救的路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畅。沿路三四个地段山体滑坡正在抢修, 救护车无法通过, 时间一秒一秒流逝, 两个人如热锅上的蚂蚁。

怎么办? 两人相视, 异口同声: 搬石头! 这一搬就是半个多小时, 赶到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多。马不停蹄急诊, 再把病人担上救护车, 一路看护, 生命没有因为脑部受伤癫痫发作而终结, 到医院已经是凌晨3点。等到全部忙完, 才发现满手的血泡。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而这些都是他们急救人员的“家常便饭”。对于“家常便饭”这种事, 他们谁都不会记得那么多, 清楚, 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时间多”和“时间少”。时间多, 就是绝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 扑在急救病人上; 时间少, 则是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照顾家庭。也正因此, 他的爱人去年索性辞去了医院财务工作, 当起了全职太照顾孩子和年近的双亲。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 医生脸色红润, 手指纤白, 而洪碧璇以及他的团队却是脸色苍白, 手长老茧。原因就是长期睡眠不足, 再加上每辆急救车只有医生和驾驶员两个人, 什么事都得亲力亲为。不过洪碧璇用一句话诠释了一切: 既然选择, 就当义无反顾地为百姓服务, 为生命保驾护航, 在送达急诊之前, 做一个与“死神”为敌的“战士”! (记者 江晓华)

从死神手里 争夺生命的人

28日早上9:30, 县一医院住院部中心五病区的产科病房内, 结算中心的吴咏梅就忙活了。这一天, 她要为10余位病人办理出院手续。

“还需要再给我113.7元。”“好, 给……”接过住院预缴单, 刷一副市民卡, 再给患者盖上红章, 短短2分钟, 手续就顺利办好了。”病人挂完点滴就能出院, 不用再花个把钟头去一楼排队缴费了, 方便得很。”

“从死神手里 争夺生命的人”

数救援时间6分钟。小伙22岁, 女, 3岁, 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一条年轻的生命就这么离他们而去? 绝对不行! 容不得一秒犹豫, 徐超宏迅速展开抢救。在经历6次循环心肺复苏后, 奇迹发生了, 小伙逐渐恢复了心跳。“太好了, 太好了!”徐超宏激动不已, 第一时间冲出院去抢救室与患者家属分享这一天的喜悦。

有数据统计, 2015年全杭州地区所有院外心脏骤停送至院内抢救, 成功实施心肺复苏的只有12例, 而徐超宏在今年春节就成功救治了1例。这件事带给他的, 不止是温暖与感动, 更多是作为一名医生对每一个生命的敬畏。

疾步穿梭于各个病床之间、确定治疗方案、紧张忙碌的一天又开始了……相信时间越久, “医者仁心”的信念会在每天忙碌的日子里历久弥新, 越发得到沉淀。(记者 赵婷婷)

县一医院检验科跻身全省县级医院检验科前列

10月28日上午, 记者在淳安县一医院获悉, 该院检验科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两项课题成功入选2018年省医药卫生科研面上项目, 入选课题数量跻身全省县级医院检验科前列。

县一医院检验科是该院重点扶持学科。科室坚持以临床提供精准、可靠的检验结果为宗旨, 努力提升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目前, 科室内部设有生化、微生物、免疫、检验、HIV等检验部门, 已开展了350多项检验项目。

曾在央视“露脸”, 这个“中心”不简单!

淳安临检中心打造“智慧医疗”样板

“我们临检中心是上过中央四台的噢!”10月28日, 在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见到检验科主任李奕萍, 一句话就让人肃然起敬。

“临检中心”即“淳安县临床医学检验中心”, 成立于2016年6月6日, 运作至今才一年多时间。该中心凭借设备和技术上的资源优势, 每天定时对业务单位收集标本进行集中分检、检测, 最后通过网络信息系统将检验数据传输给对方, 保证患者当天就能得到准确的检验报告, 缩短了百姓看病的时间与距离。

2016年12月, 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走遍中国”栏目组来淳拍摄了《智慧医疗走近身边》专题片, 其中差不多一半内容是临检中心拍摄的, 作为中心负责人也是“创始人”。

远程影像会诊 让“医疗共享”成真

我县影像会诊中心成立四周年成效显著

医学影像技术如今已十分普及, 但利用它来诊断病情, 还需要人来配合。有机器设备但少具备专业资质和丰富经验的医务人员, 是我县几年前存在的一大矛盾, 明显制约了我县医疗水平的提高。

为破此局, 2013年11年, 我县在县一院成立了影像会诊中心, 咸坪、姜家等6个中心卫生院率先接入中心, 实现影像远程会诊。从此, 这些卫生院在诊断判断上有了质的提升, 他们在业务上拥有了强大的支撑, 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

影像会诊中心主任吴海虹粗略统计后介绍, 中心成立的四年来, 已会诊各乡镇中心医院上传的X光片四万多例, 平均每天三十例以上。中心每天的值班医生几乎同时审看这些影像, 及时作出诊断, 效率很高。她总结说, 这些会诊, 一方面规范了卫生院初诊中的一些书写不规范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纠正其中误诊、漏诊的情况, 这非常重要。在吴海虹打开的一份近日一例影像里, 初步诊断少发现了一处肋骨骨折, 还有一例影像里, 对一处阴影的判断, 初诊误判过于乐观, 会诊中心的诊断判断是肿瘤, 应及时作进一步检查。

有了这样的技术支撑, 远在70公里外的中洲镇卫生院的陈娟说: “医学影像会诊中心卫生上传的X光片四万多例, 平均每天三十例以上。中心每天的值班医生几乎同时审看这些影像, 及时作出诊断, 效率很高。她总结说, 这些会诊, 一方面规范了卫生院初诊中的一些书写不规范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纠正其中误诊、漏诊的情况, 这非常重要。在吴海虹打开的一份近日一例影像里, 初步诊断少发现了一处肋骨骨折, 还有一例影像里, 对一处阴影的判断, 初诊误判过于乐观, 会诊中心的诊断判断是肿瘤, 应及时作进一步检查。”

“最后一公里”的温馨

县一医院床边结算让患者“零跑腿”

28日早上9:30, 县一医院住院部中心五病区的产科病房内, 结算中心的吴咏梅就忙活了。这一天, 她要为10余位病人办理出院手续。

“还需要再给我113.7元。”“好, 给……”接过住院预缴单, 刷一副市民卡, 再给患者盖上红章, 短短2分钟, 手续就顺利办好了。”病人挂完点滴就能出院, 不用再花个把钟头去一楼排队缴费了, 方便得很。”

“从死神手里 争夺生命的人”

数救援时间6分钟。小伙22岁, 女, 3岁, 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一条年轻的生命就这么离他们而去? 绝对不行! 容不得一秒犹豫, 徐超宏迅速展开抢救。在经历6次循环心肺复苏后, 奇迹发生了, 小伙逐渐恢复了心跳。“太好了, 太好了!”徐超宏激动不已, 第一时间冲出院去抢救室与患者家属分享这一天的喜悦。

有数据统计, 2015年全杭州地区所有院外心脏骤停送至院内抢救, 成功实施心肺复苏的只有12例, 而徐超宏在今年春节就成功救治了1例。这件事带给他的, 不止是温暖与感动, 更多是作为一名医生对每一个生命的敬畏。

疾步穿梭于各个病床之间、确定治疗方案、紧张忙碌的一天又开始了……相信时间越久, “医者仁心”的信念会在每天忙碌的日子里历久弥新, 越发得到沉淀。(记者 赵婷婷)

县一医院检验科跻身全省县级医院检验科前列

急诊科的“超人医生”

抓党建聚力 激活一池春水

“怎么有这么多笔记本?”10月28日, 记者在县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会办公室, 看着成摞成摞整齐摆放的笔记本不由地提出疑问。

在西安西京医院治疗期间, 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吴先生是日日惊夜, 夜夜噩梦, 几近崩溃。住院十天, 一则消息给他注入了一针“激素”: 济南市空军四五六医院肾内科的杨教授对该病医学独到, 经验丰富。吴先生当即飞往济南。

经检查诊断, 杨教授告诉他, 只要接受规范治疗, 是完全可以以长期控制病情的。这无疑是剂“强心针”, 让吴先生燃起了希望。

经过治疗, 吴先生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后来, 杨教授从部队转业到浙江省人民医院, 吴先生除功能衰竭。这句“医嘱”无异于一声雷响, 当即就将吴先生“击倒”在医院里。

在西安西京医院治疗期间, 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吴先生是日日惊夜, 夜夜噩梦, 几近崩溃。住院十天, 一则消息给他注入了一针“激素”: 济南市空军四五六医院肾内科的杨教授对该病医学独到, 经验丰富。吴先生当即飞往济南。

经检查诊断, 杨教授告诉他, 只要接受规范治疗, 是完全可以以长期控制病情的。这无疑是剂“强心针”, 让吴先生燃起了希望。

经过治疗, 吴先生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后来, 杨教授从部队转业到浙江省人民医院, 吴先生除功能衰竭。这句“医嘱”无异于一声雷响, 当即就将吴先生“击倒”在医院里。

在西安西京医院治疗期间, 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吴先生是日日惊夜, 夜夜噩梦, 几近崩溃。住院十天, 一则消息给他注入了一针“激素”: 济南市空军四五六医院肾内科的杨教授对该病医学独到, 经验丰富。吴先生当即飞往济南。

经检查诊断, 杨教授告诉他, 只要接受规范治疗, 是完全可以以长期控制病情的。这无疑是剂“强心针”, 让吴先生燃起了希望。

经过治疗, 吴先生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后来, 杨教授从部队转业到浙江省人民医院, 吴先生除功能衰竭。这句“医嘱”无异于一声雷响, 当即就将吴先生“击倒”在医院里。

在西安西京医院治疗期间, 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吴先生是日日惊夜, 夜夜噩梦, 几近崩溃。住院十天, 一则消息给他注入了一针“激素”: 济南市空军四五六医院肾内科的杨教授对该病医学独到, 经验丰富。吴先生当即飞往济南。

经检查诊断, 杨教授告诉他, 只要接受规范治疗, 是完全可以以长期控制病情的。这无疑是剂“强心针”, 让吴先生燃起了希望。

经过治疗, 吴先生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后来, 杨教授从部队转业到浙江省人民医院, 吴先生除功能衰竭。这句“医嘱”无异于一声雷响, 当即就将吴先生“击倒”在医院里。

在西安西京医院治疗期间, 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吴先生是日日惊夜, 夜夜噩梦, 几近崩溃。住院十天, 一则消息给他注入了一针“激素”: 济南市空军四五六医院肾内科的杨教授对该病医学独到, 经验丰富。吴先生当即飞往济南。

经检查诊断, 杨教授告诉他, 只要接受规范治疗, 是完全可以以长期控制病情的。这无疑是剂“强心针”, 让吴先生燃起了希望。

经过治疗, 吴先生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后来, 杨教授从部队转业到浙江省人民医院, 吴先生除功能衰竭。这句“医嘱”无异于一声雷响, 当即就将吴先生“击倒”在医院里。

在西安西京医院治疗期间, 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吴先生是日日惊夜, 夜夜噩梦, 几近崩溃。住院十天, 一则消息给他注入了一针“激素”: 济南市空军四五六医院肾内科的杨教授对该病医学独到, 经验丰富。吴先生当即飞往济南。

经检查诊断, 杨教授告诉他, 只要接受规范治疗, 是完全可以以长期控制病情的。这无疑是剂“强心针”, 让吴先生燃起了希望。

经过治疗, 吴先生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后来, 杨教授从部队转业到浙江省人民医院, 吴先生除功能衰竭。这句“医嘱”无异于一声雷响, 当即就将吴先生“击倒”在医院里。

在西安西京医院治疗期间, 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吴先生是日日惊夜, 夜夜噩梦, 几近崩溃。住院十天, 一则消息给他注入了一针“激素”: 济南市空军四五六医院肾内科的杨教授对该病医学独到, 经验丰富。吴先生当即飞往济南。

经检查诊断, 杨教授告诉他, 只要接受规范治疗, 是完全可以以长期控制病情的。这无疑是剂“强心针”, 让吴先生燃起了希望。

经过治疗, 吴先生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后来, 杨教授从部队转业到浙江省人民医院, 吴先生除功能衰竭。这句“医嘱”无异于一声雷响, 当即就将吴先生“击倒”在医院里。

在西安西京医院治疗期间, 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吴先生是日日惊夜, 夜夜噩梦, 几近崩溃。住院十天, 一则消息给他注入了一针“激素”: 济南市空军四五六医院肾内科的杨教授对该病医学独到, 经验丰富。吴先生当即飞往济南。

经检查诊断, 杨教授告诉他, 只要接受规范治疗, 是完全可以以长期控制病情的。这无疑是剂“强心针”, 让吴先生燃起了希望。

经过治疗, 吴先生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后来, 杨教授从部队转业到浙江省人民医院, 吴先生除功能衰竭。这句“医嘱”无异于一声雷响, 当即就将吴先生“击倒”在医院里。

在西安西京医院治疗期间, 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吴先生是日日惊夜, 夜夜噩梦, 几近崩溃。住院十天, 一则消息给他注入了一针“激素”: 济南市空军四五六医院肾内科的杨教授对该病医学独到, 经验丰富。吴先生当即飞往济南。

经检查诊断, 杨教授告诉他, 只要接受规范治疗, 是完全可以以长期控制病情的。这无疑是剂“强心针”, 让吴先生燃起了希望。

经过治疗, 吴先生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后来, 杨教授从部队转业到浙江省人民医院, 吴先生除功能衰竭。这句“医嘱”无异于一声雷响, 当即就将吴先生“击倒”在医院里。

在西安西京医院治疗期间, 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吴先生是日日惊夜, 夜夜噩梦, 几近崩溃。住院十天, 一则消息给他注入了一针“激素”: 济南市空军四五六医院肾内科的杨教授对该病医学独到, 经验丰富。吴先生当即飞往济南。

经检查诊断, 杨教授告诉他, 只要接受规范治疗, 是完全可以以长期控制病情的。这无疑是剂“强心针”, 让吴先生燃起了希望。

经过治疗, 吴先生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后来, 杨教授从部队转业到浙江省人民医院, 吴先生除功能衰竭。这句“医嘱”无异于一声雷响, 当即就将吴先生“击倒”在医院里。

在西安西京医院治疗期间, 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吴先生是日日惊夜, 夜夜噩梦, 几近崩溃。住院十天, 一则消息给他注入了一针“激素”: 济南市空军四五六医院肾内科的杨教授对该病医学独到, 经验丰富。吴先生当即飞往济南。

经检查诊断, 杨教授告诉他, 只要接受规范治疗, 是完全可以以长期控制病情的。这无疑是剂“强心针”, 让吴先生燃起了希望。

经过治疗, 吴先生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后来, 杨教授从部队转业到浙江省人民医院, 吴先生除功能衰竭。这句“医嘱”无异于一声雷响, 当即就将吴先生“击倒”在医院里。

在西安西京医院治疗期间, 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吴先生是日日惊夜, 夜夜噩梦, 几近崩溃。住院十天, 一则消息给他注入了一针“激素”: 济南市空军四五六医院肾内科的杨教授对该病医学独到, 经验丰富。吴先生当即飞往济南。

经检查诊断, 杨教授告诉他, 只要接受规范治疗, 是完全可以以长期控制病情的。这无疑是剂“强心针”, 让吴先生燃起了希望。

经过治疗, 吴先生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后来, 杨教授从部队转业到浙江省人民医院, 吴先生除功能衰竭。这句“医嘱”无异于一声雷响, 当即就将吴先生“击倒”在医院里。

在西安西京医院治疗期间, 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吴先生是日日惊夜, 夜夜噩梦, 几近崩溃。住院十天, 一则消息给他注入了一针“激素”: 济南市空军四五六医院肾内科的杨教授对该病医学独到, 经验丰富。吴先生当即飞往济南。

经检查诊断, 杨教授告诉他, 只要接受规范治疗, 是完全可以以长期控制病情的。这无疑是剂“强心针”, 让吴先生燃起了希望。

经过治疗, 吴先生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后来, 杨教授从部队转业